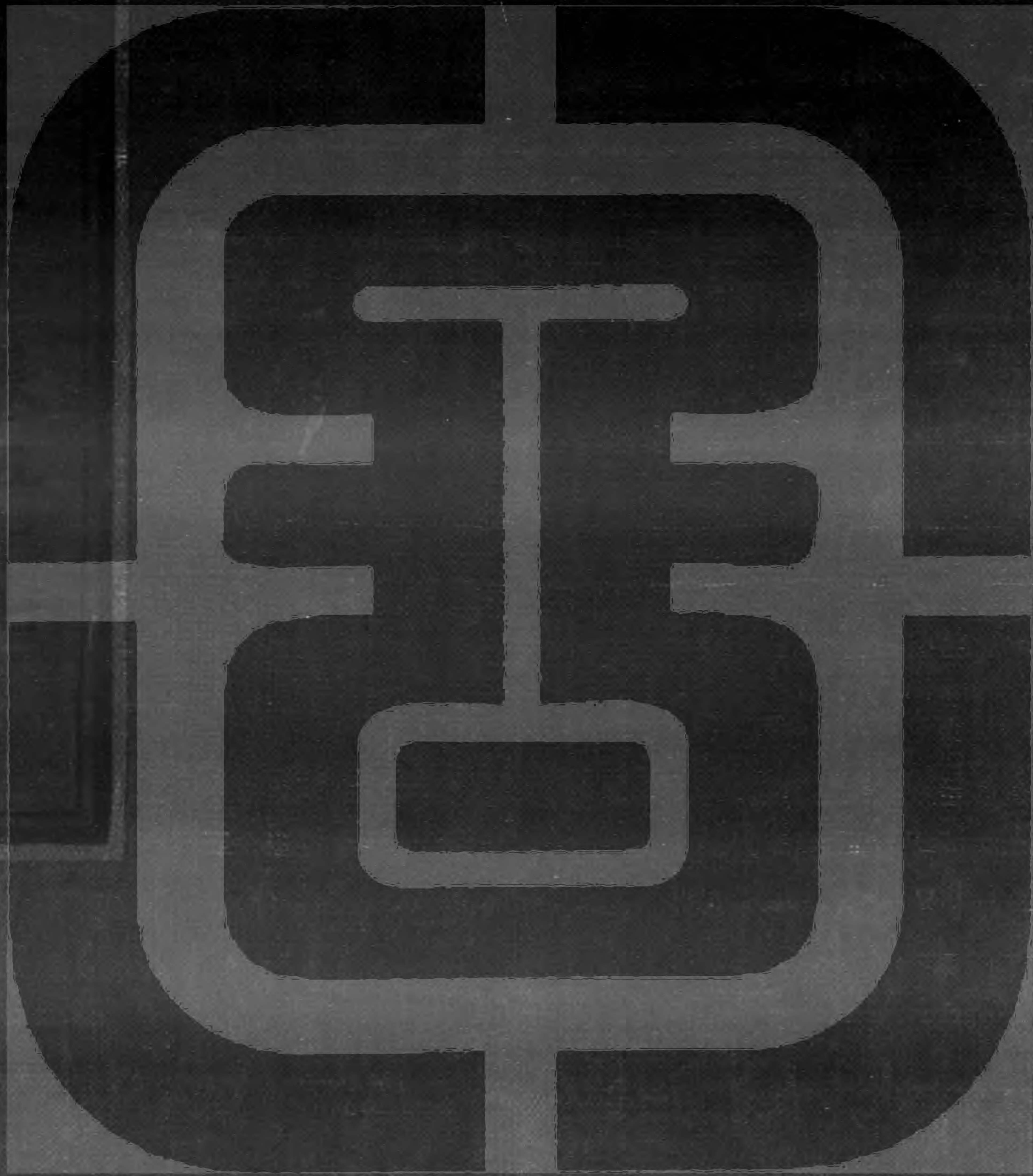


性

天

性天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七

諸子一

老子



程子曰。老氏之言雜權詐。秦愚黔首。其術蓋有所自。○老子語道德而雜權詐。本末舛矣。申韓蘇張皆其流之弊也。申韓原道德之意而為刑名。後世猶或師之。蘇張得權詐之說而為縱橫。其失益遠矣。是以無傳焉。○老子言甚雜。如陰符經却不雜。然皆窺測天道之未盡者也。○老子曰無為。又曰無為而無不為。當有為而以無為為之。是乃有為為也。聖人作易。未嘗言無為。惟無思也。

無爲也。此戒夫作爲也。然下即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爲一偏之說矣。○老氏言虛能生氣非也。陰陽之開闔相因無有先也無有後也。可謂今日有陽而後明日有陰則亦可謂今日有形而後明日有影也。○子奪翁張理所有也。而老子之言非也。與之之意乃在乎取之。張之之意乃在乎翁之權詐之術也。○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道德仁義禮分而爲五也。○君子之學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而老子以爲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其亦自賊其性歟。○問老子言天地不

仁聖人不仁如何。曰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是也。謂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非也。聖人豈有不仁所患者不仁也。天地何意於仁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則仁此其爲能弘道也。○老子書其言自不相入處如冰炭其初意欲談道之極玄妙處後來却入做權詐者上去。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類然老子之後有申韓看申韓與老子道甚懸絕然其原乃自老子來。蘇秦張儀則更是取道遠。

朱子曰老子之術謙沖儉嗇全不肯役精神須自家占得十分穩便方肯做纔有一毫於已不便便不肯做。○老

子之學。只要退步柔伏。不與你爭。纔有一毫主張計較。思慮之心。這氣便麤了。故曰致虛極。守靜篤。又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又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谷。所謂谿。所謂谷。只是低下處。讓你在高處。他只要在卑下處。全不與你爭。他這工夫極難。常見畫本老子。便是這般氣象。笑嘻嘻地。便是箇退步。占便宜底人。雖未必肖他。然亦是他氣象也。只是他放出無狀來。便不可當。如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他取天下。便是用此道。○老子之學。大抵以虛靜無爲。沖退自守爲事。故其爲說。常以懦弱謙下爲表。

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其爲治。雖曰我無爲而民自化。然不化者。則亦不之問也。其爲道。每每如此。非特載營魄一章之指爲然也。若曰旁日月。挾宇宙。揮斥八極。神氣不變者。是乃莊生之荒唐。其曰光明寂照。無所不通。不動道場。徧周沙界者。則又瞿曇之幻語。老子則初曷嘗有是哉。今世人論老子者。必欲合二家之似而一之。以爲神常載魄而無所不之。則是莊釋之所談。而非老子之意矣。○問老子與鄉原如何。曰老子是出人理之外。不好聲。不好色。又不做官。然害倫理。鄉原猶在人倫中。只是箇無見識底好人。○人皆言孟子不排老子。老

子便是楊氏問楊氏愛身。其學亦淺近。而舉世崇尚之。何也。曰。其學也不淺近。自有好處。便是老子之學。今觀老子書。自有許多說話。人如何不愛。其學也要出來治天下。清虛無爲。所謂因者。君之綱。事事只是因而爲之。如漢文帝曹參。便是用老氏之效。然又只用得老子皮膚。凡事只是包容。因循將去。老氏之學最忍。他閒時似箇虛無卑弱底人。莫教緊要處發出來。更教你支梧不住。如張子房是也。子房皆老氏之學。○問楊朱似老子。頃見先生如此說。看來楊朱較放退。老子又要以此治國。以此取天下。曰。大槩氣象相似。如云致虛極。守靜篤。

之類。老子初間亦只是要放退。未要放出那無狀來。及至反一反。方說以無事取天下。如云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之類。○問程子云。老子之言竊弄闔闢者。何也。曰。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類。是他亦窺得此道理。將來竊弄。如所謂代大匠斲。則傷手者。謂如人之惡者。不必自去治他。自有別人與他理會。只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做。○程子論老子陰符經。可謂言約而理盡。括盡二書曲折。○康節嘗言老氏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非也。老子自有老子之體用。孟子自有孟子之體用。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老子之體用也。存心養性。充廣其

四端此孟子之體用也。○問橫渠云言有無諸子之陋也。曰無者無物。却有此理。有此理則有矣。老氏乃云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和理也。無便錯了。○老子之術自有退後一著。事也不攬前去做。說也不會說將出。但任你做得狼狽了。自家徐出以應之。如人當紛爭之際。自出僻靜處坐。任其如何。彼之利害長短。一一都冷看破了。從旁下一著。定是的當。此固是不好底術數。然較之今者浮躁胡說亂道底人。彼又較勝。因舉老子語。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冰將釋。子房深於老子之學。曹參學之。有體而無用。○問老子道可道章。

或欲以常無常有為句讀。而欲字屬下句者。如何。曰。先儒亦有如此做句者。不妥貼。不若只作常有欲無欲點。○問道可道如何解。曰。道而可道。則非常道。名而可名。則非常名。又問玄之義。曰。玄只是深遠。而至於黑宰宰地處。那便是衆妙所在。又問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曰。從前理會此章不得。○常有欲以觀其徼。徼之義是那邊徼。如邊界相似。說那應接處。谷神谷只是虛而能受。神謂無所不應。他又云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有一物之不受。則虛而屈矣。有一物之不應。是動而不能出矣。玄牝。或云玄是衆妙之門。牝是萬物之祖。不是牝只是木。

孔承筭能受底物事。如今門櫪謂之牡。環則謂之牝。鎖管便是牝。鎖鬚便是牡。雌雄謂之牝牡。可見玄者謂是至妙底牝。不是那一樣底牝。問谷神不死。曰谷之虛也。聲達焉則響應之。乃神化之自然也。是謂玄牝。玄妙也。牝是有所受而能生物者也。至妙之理。有生之意焉。程子所以取老氏之說也。又曰玄牝。蓋言萬物之感而應之不窮。又言受而不先如言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契有左右。左所以銜右。言左契受之義也。○問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無是車之坐處否。曰恐不然。若以坐處為無。則上文自是就輻轂而言。與下文戶牖埴埴

是一例語。某嘗思之。無是轂中空處。惟其中空。故能受軸而運轉不窮。猶傘柄上木管子。衆骨所會者。不知名何緣。管子中空。又可受傘柄。而開闔下上。車之轂亦猶是也。莊子所謂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亦此意也。○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一便是魄。抱便是載。蓋以火養水也。魄是水。以火載之。營字恐是熒字。光也。古字或通用不可知。蘇頌濱解云。神載魄而行。言魄是箇沈滯之物。須以神去載他。令他升舉。其說云。聖人則以魄隨神而動。衆人則神役於魄。他全不曉得老子大意。他解神載魄而行。便是箇剛強升舉底意思。老子之意。正不如

此只是要柔伏退步耳。觀他這一章盡說柔底意思。云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無嬰兒乎。夫門開闔能無雌乎。老子一書意思都是如此。他只要退步不與你爭。如一箇人叫哮跳躑。我這裏只是不做聲。只管退步。少間叫哮跳躑者自然而屈。而我之柔伏應自有餘。老子心最毒。其所以不與人爭者。乃所以深爭之也。其設心措意都是如此。間時他只是如此柔伏。遇著那剛強底人。他便是如此待你。如云惟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又云以無爲取天下。便是他柔之發用功效處。又曰魄是一。魂是二。一是水。二是火。二抱一。火守

水。魂載魄。動守靜也。專氣致柔。只看他這箇甚麼樣工夫。專非守之謂也。只是專一無間斷。致柔是到那柔之極處。纔有一毫發露便是剛。這氣便粗了。○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儼若客。老子說話大抵如此。只是欲得退步占姦。不要與事物接。如治人事天。莫若嗇。道之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皆是這樣意思。故爲其學者多流於術數。如申韓之徒皆是也。其後兵家亦祖其說。如陰符經之類是也。○問柔能勝剛。弱能勝強之說。曰。他便揀便宜底先占了。若這下則剛柔寬猛各有用時。○問他云禮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孔子又却問禮於他。

不知何故。曰。他曉得禮之曲折。只是他說這是箇無緊要底物事。不將爲事。某初間疑有兩箇老聃。橫渠亦意其如此。今看來不是如此。他曾爲柱下史。故禮自是理會得。所以與孔子說得如此好。只是他又說這箇物事不用得亦可。一似聖人用禮時。反若多事。所以如此說。○問。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曰。老子說話都是這樣意思。緣他看得天下事變熟了。都於反處做起。且如人剛強咆哮跳躑之不已。其勢必有時而屈。故他只務爲弱人。纔弱時。却蓄得那精剛完全。及其發也。自然不可當。故張文潛說老子惟靜。故能知變。然其勢必至於忍。

心無情。視天下之人。皆如土偶。爾其心都冷冰冰地了。便是殺人也。不卹。故其流多入於變詐刑名。太史公將他與申韓同傳。非是強安排。其源流實是如此。○一便生二。二便生四。老子却說二生三。便是不理會得。○多藏必厚亡。老子也是說得好。○儉德極好。凡事儉則鮮失。老子言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是謂重積德。被他說得曲盡。早服者。言能嗇則不遠而復。便在此也。嗇只是各嗇之意。是要收斂。不要放出。重積德者。言先已有所積。復養以嗇。是又加積之也。如脩養者。此身未有所損失。而又加以嗇養。是謂早服而重積。

若待其已損而後養則養之方足以補其所損不得謂之重積矣。所以貴早服。早服者早覺未損而嗇之也。○敬夫言老子云。不善人善人之資。善人不善人之師。與孔子見賢思齊。見不賢內省之意不同。爲老子不合有資之之意不善也。

或問如何是天得一以清。樂庵李氏曰。夫物不一。而各有其一。如日月之照臨。星辰之輝粲。風雷之鼓舞。雨露之滲漉。各有其一而不相亂。天惟得此不一之一。是以清淨無爲而化。推此言之。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亦只是

這箇道理。且如人君治天下。亦何容心哉。公卿大夫各依其等列。士農工商各就其職分。如此則尊卑貴賤不相混。殺好惡取舍不相貿亂。天下自然而治。

鶴山魏氏曰。道家者流。其始不見於聖人之經。自老聃氏爲周柱下史。著書以自明其說。亦不過恬養虛應以自淑其身者之所爲爾。世有爲老氏而不至者。初無得於其約而徒有慕乎其高。直欲垢濁斯世。妄意於六合之外。求其所謂道者。於是神仙荒誕之術。或得以乘間抵巇。而蕩搖人主之侈心。歷世窮年。其說猶未泯也。或問黃老清淨無爲之學也。申韓之學出於黃老。流入於

刑名慘刻。前輩謂無情之極。至於無恩。然否。潛室陳氏曰。纔無情。便無恩。意脈如此。

魯齋許氏曰。老氏言道德仁義禮智。與吾儒全別。故其為教大異。多隱伏退縮。不肯光明正大。做得去。吾道大公至正。以天下公道大義行之。故其法度森然。明以示人。雖然。三代以前人忠厚篤實。必不如老氏所說。老氏衰世之書也。其流必變詐刻薄。知老氏之所長。復知老氏之所短可也。後世澆薄。不如三代篤實。或可以老氏濟之。如文帝子房之所為是也。○老氏以道德仁義皆失。然後至於禮。禮為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又謂以智治國。

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孟子曰。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又謂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非老氏所見之智也。孟子開口便說仁義。蓋不可須臾離也。道指鴻荒之世。又謂上德不德。皆所見之異。不必槩舉。

臨川吳氏曰。老子云。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萬物者指動植之類而言。有字指陰陽之氣而言。無字指無形之道體而言。此老子本旨也。理在氣中。元不相離。老子以為先有理而後有氣。橫渠張子詆其有生於無之非。晦庵先生詆其有無為二之非。其無字是說理字。有字是說氣字。

列子

朱子曰。列子平淡踈曠。○列子所謂生之所生者死矣。而
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爾。
豈子思中庸之旨哉。其言精神入其門。骨髓反其根。我
尚何存者。即佛書四大各離。今者安身當在何處之所
由出也。他若此類甚衆。聊記其一。二於此。可見剽掠之
端云。

莊子

問莊周何如。程子曰。其學無禮無本。然形容道理之言。則
亦有善者。○問商開立之事。信乎。曰。大道不明於天下。

莊列之徒。窺測而言之者也。○問齊物論如何。曰。莊子
之意。欲齊物理邪。物理從來齊。何待莊子。而後齊。若齊
物形。物形從來不齊。如何齊得。此是莊子見道淺。不奈
宵中所得何。遂著此論也。○學者後來多耽莊子。若謹
禮者不透。則是他須看莊子。爲他極有膠固纏縛。則須
求一放曠之說。以自適。譬之有人於此。久困纏縛。則須
覓一箇出身處。如東漢末尚節行太甚。須有東晉放曠。
其勢必然。

五峯胡氏曰。莊周云。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非知伯夷者
也。若伯夷可謂全其性命之情者矣。謂之死名可乎。周

不爲一世用。以保其身可矣。而未知天下之大本也。朱子曰。莊周書都讀來。所以他說話都說得也是。但不合沒拘檢。便九百了。或問康節近似莊周。曰。康節較穩。○問莊子孟子同時。何不一相遇。又不聞相道及如何。曰。莊子當時也無人宗之。他只在僻處自說。然亦止是揚朱之學。但楊氏說得大了。故孟子力排之。○問孟子與莊子同時否。曰。莊子後得幾年。然亦不爭多。或云莊子都不說著孟子一句。曰。孟子平生足跡只在齊魯滕宋大梁之間。不曾過大梁之南。莊子自是楚人。想見聲聞不相接。大抵楚地便多有此樣差異底。人物學問所以

孟子說陳良之非。曰。如今看許行之說如此鄙陋。當時亦有數十百人從他。是如何。曰。不特此也。如莊子書中說惠施鄧析之徒。與夫堅白異同之論。是甚麼學問。然亦自名家。或云他恐是借此以顯理。曰。便是禪家要如此。凡事須要倒說。如所謂不管夜行投明。要到如人上樹。口銜樹枝。手足懸空。却要答話。皆是此意。○因者君之綱。道家之說最要這因。萬件事且因來做。史記老子傳贊云。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窮。虛無是體。與因應字當爲一句。蓋因應是用因而應之之義云爾。○因論庖丁解牛一段。至恢恢乎其有餘刃。曰。理之得名以此所見。

無全牛。孰○莊子云。各有儀則之謂性。此謂各有儀則。如有物有則。比之諸家差善。○問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是如何。曰。他是言九萬里底風。也是這箇推去。息是鼻息出入之氣。○問莊子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此語似好。曰。以實當言忠。信也好。只是他意思不如此。雖實而我不知以爲忠。雖當而我不知以爲信。問莊生他都曉得。只是却轉了說。曰。其不知處便在此。○莊子云。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不能自止邪。雲者

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這數語甚好。是他見得方說到此。其才高如老子。天下篇言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若見不分曉。焉敢如此道。要之他病。我雖理會得。只是不做。又曰。莊老二書解注者甚多。竟無一人說得他本義出。只據他臆說。某若拈出便別。只是不欲得。○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督舊以爲中。蓋人身有督脈循脊之中。貫徹上下。故衣背當中之縫。亦謂之督。皆中意也。老莊之學。不論義理之當否。而但欲依阿於其間。以爲全身避患之計。正程

子所謂閃姦打訛者。故其意以爲爲善而近名者爲善之過也。爲惡而近刑者亦爲惡之過也。唯能不大爲善不大爲惡而但循中以爲常則可以全身而盡年矣。然其爲善無近名者語或似是而實不然。蓋聖賢之道但教人以力於爲善之實。初不教人以求名。亦不教人以逃名也。蓋爲學而求名者自非爲己之學。蓋不足道。若畏名之累己而不敢盡其爲學之力。則其爲心亦已不公。而稍入於惡矣。至謂爲惡無近刑則尤悖理。夫君子之惡惡如惡惡臭。非有所畏而不爲也。今乃擇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爲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

而不敢犯。此其計私而害理又有甚焉。乃欲以其依違苟且之兩間爲中之所在而循之。其無忌憚亦益甚矣。客嘗有語予者曰。昔人以誠爲入道之要。恐非易行。不若以中易誠。則人皆可行而無難也。予應之曰。誠而中者君子之中庸也。不誠而中則小人之無忌憚耳。今世俗苟偷恣睢之論。蓋多類此。不可不深察也。或曰。然則莊子之意得無與子莫之執中者類耶。曰。不然。子莫執中。但無權耳。蓋猶擇於義理而誤執此一定之中也。莊子之意。則不論義理專計利害。又非子莫比矣。蓋即其本心實無以異乎世俗鄉原之所見。而其揣摩精巧。校

計深切則又非世俗鄉原之所及是乃賊德之尤者所以清談盛而晉俗衰蓋其勢有所必至而王通猶以爲非老莊之罪則吾不能識其何說也

魯齋許氏曰莊子好將米大見趣及義理粗淺處徹說得不知大小無邊際緘滕得深密教人窺測不著讀此等書便須大著眼目與看破休教被他瞞了引了

或問史記稱莊子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當時去戰國未遠也而已莫辨其書之異同矣且其書汪洋恣縱乎繩墨之外而乃規規焉局局焉議其篇章得無陋哉臨川吳氏曰得意固可以忘言將欲旣其實而

謂不必旣其文欺也

程子曰莊生形容道體之語儘有好處老氏谷神不死一

章最佳

已下總論
老莊列

○問學者何習莊老之衆也曰謹禮

而不達者爲其所膠固焉放情而不莊者畏法度之拘已也必資其放曠之說以自適其勢則然

朱子曰老子猶要做事在莊子都不要做了又却說道他會做只是不肯做○莊周是箇大秀才他都理會得只是不肯做事觀其第四篇人間世及漁父篇以後多是說孔子與諸人語只是不肯學孔子所謂知者過之者也如說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等語後來人如何

下得他直是似快刀利斧劈截將去字字有著落李公
晦曰莊子較之老子較平帖些曰老子極勞攘莊子得
些只也乖莊子跌蕩老子收斂齊脚斂手莊子却將許
多道理掀翻說不拘繩墨○問老子與莊子似是兩般
說話曰莊子於篇末自說破矣問先儒論老子多爲之
出脫云老子乃矯時之說以某觀之不是矯時只是不
見實理故不知禮樂刑政之所出而欲去之曰渠若識
得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自不應如此他本不
知下一節欲占一簡徑言之然上節無實見故亦不脫
洒○問原壤看來也是學老子曰他也不似老子老子

却不恁地周莊仲曰却似莊子曰是便是夫子時已有
這樣人了莊仲曰莊子雖以老子爲宗然老子之學尚
要出來應世莊子却不如此曰莊子說得較開闊較高
遠然却較虛走了老子意思若在老子當時看來也不
甚喜他如此說○莊子比老子便不同莊子又轉調了
精神發出來龐列子比莊子又較細膩問御風之說亦
寓言否曰然○問程先生謂莊生形容道體之語儘有
好處老氏谷神不死一章最佳莊子云嗜欲深者天機
淺此言最善又曰謹禮不透者深看莊子然則莊老之
學未可以爲異端而不講之耶曰君子不以人廢言言

有可取安得而不取之。如所謂嗜欲深者天機淺。此語甚的當。不可盡以爲虛無之論。而妄訾之也。周謨曰。平時慮爲異教所汨。未嘗讀莊老等書。今欲讀之如何。曰。自有所主。則讀之何害。要在識其意。所以異於聖人者如何爾。○楊朱之學出於老子。蓋是楊朱曾就老子學來。故莊列之書皆說楊朱。孟子闢楊朱。便是闢莊老了。○莊子全寫列子。又變得峻奇。列子語溫純。○列莊本楊朱之學。故其書多引其語。莊子說子之於親也。命也。不可解於心。至臣之於君。則曰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他看得那君臣之義。却似是逃不得。不奈何。須著

臣服他。更無一箇自然相胥爲一體處。可怪。故孟子以爲無君。此類是也。○儒教自開闢以來。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惇典庸禮之道。後世聖賢遂著書立言。以示後世。及世之衰亂。方外之士。厭一世之紛拏。畏一身之禍害。耽空寂以求全身於亂世而已。及老子唱其端。而列禦寇莊周楊朱之徒。和之。孟子嘗闢之。以爲無父無君。比之禽獸。然其言易入。其教易行。當漢之初。時君世主皆信其說。而民亦化之。雖以蕭何曹參汲黯太史談輩亦皆主之。以爲真足以先於六經。治世者不可以莫之尚也。及後漢以來。米賊張陵海島寇謙之

之徒遂為盜賊。曹操以兵取陽平陵之孫魯，即納降款。可見其虛謬不足稽矣。

西山真氏曰：魏正始中，何晏等祖述老莊，以清談相尚。至晉，此風益甚。晏嘗立論以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由是士大夫皆以浮誕為美。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蔽，然不能救也。陳頴嘗遺王導書，以老莊之俗傾惑朝廷，今宜改張。然後大業可舉，導不能從。一時名士如庾亮輩皆以清談為風流之宗。國子祭酒袁瓌嘗請立太學，而士大夫習尚莊老，儒術終以不振。會稽王昱等又從而扇之。雖謝安石之賢，不免為習俗所移。終於晉亡而不能

革。至梁武帝好佛，而太子又講莊老，詹事何敬容歎曰：西晉尚浮虛，使中原淪於胡羯。今江東復爾，江南其為戎乎？其後元帝好玄談，於龍光殿講老子。胡氏論之曰：老子之言，其害非釋氏比也。然棄仁義，捐禮樂，以為道遺物離人，趨於澹泊，而生人之治忽矣。或問曹參治齊師，蓋公其相漢也，以清淨。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黃老約躬省事，薄斂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老子之教，亦何負歟？曰：蓋公之語參曰：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此在老子書中一語爾。此一語非有槌提仁義，絕滅禮樂之失也。故參用之，務為休息不擾。至於文景斯極功矣。雖然庶

矣。富矣。而未及於教也。比之二帝三王化民成俗之道。可同日語哉。又况掇拾其玄談清論。而不切於事理。有如西晉至使胡羯氏羌腥薰岱華幾三百年。仲尼之道。豈有此禍哉。彼蕭繹曾何足云。然方在漂搖陞杌中。不思保國之計。而講老子。近有簡文不知監也。其亦愚蔽之甚矣。又曰。自何晏王弼以老莊之書訓釋大易。主衍葛玄競相慕效。專事清談。糟粕五經。蔑棄本實。風流波蕩。晉遂以亡。又曰。爲清談者。以心與迹二道與事殊。形器法度。皆芻狗之餘。視聽言動。非性命之理。此其所以大失而不自知也。何晏王衍自喪其身。喪人之國者。如出一軌。胡氏之論至矣。而文中子乃曰。清談盛而晉室衰。非老莊之罪也。夫清談之弊。正祖於老莊。謂非其罪可乎。近歲文士。又謂自正始以風流相命。賞好成俗。士雖坐談空解。不畏臨戎。紆袴子弟。能破百萬兵矣。清言致效。而非喪邦也。夫卻敵者。臨戎之功。而喪邦由清談所致。其得失。自不相掩。而曰清言致效可乎。此所謂反理之評。不得不辨。

墨子

程子曰。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弗學也。以其舍正道而之他也。○問韓退之讀墨篇如何。曰。此篇意亦甚好。但言

不謹嚴。便有不是處。且孟子言墨子愛其兄之子猶鄰之子。墨子書中何嘗有如此等言。但孟子拔本塞源。知其流必至於此。大凡儒者學道。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楊朱本是學義。墨子本是學仁。但所學者稍偏。故其流遂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欲正其本。故推至此。退之樂取人善之心。可謂忠恕。然持教不知謹嚴。故失之。

朱子曰。楊墨皆是邪說。但墨子之說。尤出於矯僞。不近人情而難行。孔墨並稱。乃退之之繆。然亦未見得其原道之作孰先孰後也。

管子

朱子曰。管子之書雜。管子以功業著者。恐未必曾著書。如弟子職之篇。全似曲禮。他篇有似莊老。又有說得太卑。直是小意智處。不應管仲如此之陋。其內政分鄉之制。國語載之。却詳。○管仲當時任齊國之政事甚多。稍閒時。又有三歸之溺。決不是閒工夫著書底人。著書者是不見用之人也。其書想只是戰國時人收拾仲當時行事言語之類著之。并附以他書。○問管子中說辟雍言。不是學。只是君和也。曰。既不是學。君和又是箇甚物事。而今不必論禮記所謂疑事毋質。蓋無所考據。不必恁地辨析。且如辟雍之義。古不可考。或以為學名。或以為

樂名無由辨證。某初解詩亦疑放那裏。但今說作學亦說得好。亦有人說辟雍是天子之書院。太學又別或問內政何名。寓軍令。潛室陳氏曰。自伯圖之興。大抵兵不詭。則不能謀人國。政不詭。則不能自謀其國。故春秋善戰者。兵有所不交。善詭者。城有所不守。詭道相高。求以得志。乃於治民之中。而默寓治兵之法。陽為治民以欺其人。陰為治兵以壯其勢。其言於桓公曰。君欲正卒伍。脩甲兵。大國亦將脩之。而小國設備。則難以速得志。不若隱其事而寄其政。於是作內政而寓軍令焉。今觀自五家為軌。軌有長。積而至十連之鄉。鄉有良人。以為

內政。自伍人為伍。軌長率之。積而至於萬人為軍。五鄉之帥帥之。以為軍令。名為內政。實則軍令寓焉。寓之云者。猶旅之有寓。非其所居而暫居之謂也。夷吾志在強國內政之作。豈在於民乎。特假內政之名。以行軍令耳。是故外假王政之名。內修強國之利。夷吾巧於用詭。固如是哉。嗟夫。有為為善。雖善實利。有意為公。雖公實私。成周自五家為比。至五州為鄉。居民之法也。自五人為伍。至五師為軍。會萬民之法也。其事暴白於天下。而無非王道之公。夷吾之法。能髣髴其一二矣。獨奈何以詭道行之。以欺其隣國。則安得不為伯者之私哉。

孫子

朱子曰。鄭厚藝圃折衷云。孫子十三篇。不惟武人之根本。文士亦當盡心焉。其詞約而縉。易而深。暢而可用。論語易大傳之流。孟荀揚著書皆不及也。以正合。以奇勝。非善也。正變為奇。奇變為正。非善之善也。即奇為正。即正為奇。善之善也。而余隱之辨曰。昔吾夫子對衛靈公以軍旅之事。未之學。答孔文子以甲兵之事。未之聞。及觀夾谷之會。則以兵加萊人。而齊侯懼。費人之亂。則命將士以伐之。而費人北。嘗曰。我戰則克。而冉有亦曰。聖人文武並用。孔子豈有真未學未聞哉。特以軍旅甲兵之

事。非所以為訓也。乃謂孫子十三篇。不惟武人根本。文士所當盡心。其詞可用。論語易大傳之流。孟荀揚著書皆不及。是啓人君窮兵黷武之心。庸非過歟。叛吾夫子已甚矣。何立言之不審也。以予觀之。此段本不必辨。但其薄三王。罪孟子。而尊堯舜似矣。乃取孫武之書。廁之易論語之列。何其駁之甚歟。予嘗謂鄭氏未能真知堯舜。而好為太高之論。以駭世。若商鞅之談帝道。於是信矣。

孔叢子

朱子曰。家語雖記得不純。却是當時書。孔叢子是後來白

撰出○家語只是王肅編古錄雜記其書雖多疵然非肅所作孔叢子乃其所註之人偽作讀其首幾章皆法左傳句已疑之及讀其後序乃謂渠好左傳便可見○孔叢子鄙陋之甚理既無足取而詞亦不足觀○孔叢子說話多類東漢人文其氣軟弱又全不似西漢人文兼西漢初若有此等話何故不略見於賈誼董仲舒所述恰限到東漢方突出來皆不可曉

申韓

或問史記云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覈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朱子曰張文潛

之說得之

宋齊丘化書序中所論也

楊道夫曰東坡謂商鞅韓非得

老子所以輕天下者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曰也是這意要之只是孟子所謂楊氏為我是無君也

荀子

周子曰荀子云養心莫善於誠荀子元不識誠既誠矣心安用養邪

程子曰荀子謂博聞多見可以取道欲力行堯禹之所行其所學皆外也○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可以入道門人曰何謂也曰真積力久則入荀卿之言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飮之使自趨之若江河之浸膏澤

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杜預之言也思之思之又重
思之思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
也管子之言也此三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三子初
不能及此也

朱子曰荀子說能定而後能應此是荀子好話○或言性
謂荀卿亦是教人踐履曰須是有是物而後可踐履今
於頭段處既錯又如何踐履天下事從其是曰同須求
其真箇同曰異須求其真箇異今則不然只欲立異道
何由明○問荀子言性惡禮偽其失蓋出於一大要不
知其所自來而二者亦互相資也其不識天命之懿而

以人慾橫流者為性不知天秩之自然而以出於人為
者為禮所謂不知所自來也至於以性為惡則凡禮文
之美是聖人制此以返人之性而防遏之則禮之偽明
矣以禮為偽則凡人之為禮皆反其性矯揉以就之則
性之惡明矣此所謂互相資也告子杞柳之論則性惡
之意也義外之論則禮偽之意也曰亦得之

西山真氏曰荀子云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
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
天下之貴也其論似矣至其論性則以為惡論禮則以
為偽何其自相戾耶○荀子論心如君子大心則天而

道小心則畏義而節等語皆可取。若所謂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則有可疑。蓋心之虛靈知覺者萬理具焉。初豈有一毫之汙濁哉。自夫汨於物欲而後有汙濁耳。學者必盡去物慾之害。則本然之清明自全。今日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是物慾之害初未嘗去。但伏而未作耳。其可恃以為安耶。水不能不遇風。長川巨浸。泓澄無底。雖大風不能使之濁。心不能不應物。慾盡理明。表裏瑩徹。雖酬酢萬變不能使之昏。無風則清。有風則濁者。塵滓之伏于下也。靜之則明。動之則昏者。利欲之藏于中也。

董子

程子曰。董子言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度越諸子遠矣。○漢儒近似者三人。董仲舒。大毛公。揚雄。

朱子曰。董仲舒資質純良。摸索道得數句著。如正誼不謀利之類然亦非他真見得這道理。○仲舒識得本原。如云正心脩身可以治國平天下。如說仁義禮樂皆其具。此等說話皆好。○問仲舒云。性者生之質也。曰。不是。只當云性者生之理也。氣者生之質也。問其以情為人之欲。如何。曰。也未害。蓋欲為善欲為惡。皆人之情也。○問董仲舒見

道不分明處。曰也。見得鶻突。如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質。情者人之欲。命非聖人不行。性非教化不成。情非制度不節。等語。似不識性善模樣。又云。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又似見得性善模樣。終是說得騎墻不分明端的。○仲舒言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質。如此說。固未害。下云。命非聖人不行。便牽於對句。說開去了。如正誼明道之言。却自是好問。或謂此語是有是非。無利害如何。曰。是不論利害。只論是非。理固然也。要亦當權其輕重。方盡善。無此亦不得。只

被今人只知計利害。於是非全輕了。○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誼必正。非是有意要正。道必明。非是有意要明。功利自是所不論。仁人於此。有不能自己者。師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為賊。敵乃可服。此便是有意立名以正其誼。○問諸葛誠之云。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仲舒說得不是。只怕不是誼。是誼必有利。只怕不是道。是道必有功。曰。才如此。人必求功利而為之。非所以為訓也。固是得道。誼則功利自至。然而有得道。誼而功利不至者。人將惟功利之徇。而不顧道誼矣。○仲舒所立甚高。後世之所以不如古人者。

以道誼功利關不透耳。其議匈奴一節。婁敬賈誼智謀之士爲之。亦不過如此。○問正其誼。明其道。道誼如何分別。曰。道誼是箇體用。道是大綱說。誼是就一事上說。誼是道中之細分別。功是就道中做得功效出來。○問正其誼者。凡處此一事。但當處置使合宜。而不可有謀利占便宜之心。明其道。則處此事便合義。是乃所以爲明其道。而不可有計後日功效之心。正義不謀利。在處事之先。明道不計功。在處事之後。如此看可否。曰。恁地說也得。他本是合掌說。看來也須微有先後之序。○仲舒本領純正。如說正心以正朝廷。與命者天之令也。以

下諸語皆善。班固所謂醇儒極具人。至於天下國家事業。恐施展未必得。○三策說得稍親切。終是脫不得漢儒氣味。

西山真氏曰。仲舒醇正近理之言。見稱於諸老先生。外如曰。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又引曾子尊聞行知之說。此二條最有功於學者。蓋學道之要。致知力行而已。虞書之精一。論語之知及仁守。中庸之博學篤行。皆是也。秦漢以下。未有識之者。而仲舒能言之。此豈諸儒所可及哉。其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則天命率性之意。尤所謂知其本源者。至謂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七
有國者不可不知春秋。其言亦有補於世。本傳稱其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兩相驕主。正身率下。方公孫弘以阿意容悅。取相位。仲舒獨終始守正。卒老于家。以其質之美。守之固。使得從游於聖人之門。淵源所漸。當無慚於游夏矣。惜其生於絕學之後。雖潛心大業。終未能窺大道之全。至或流於災異之術。吁。可歎哉。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七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八

諸子二

揚子

程子曰。林希嘗謂揚雄為祿隱。揚雄後人只為見他著書。便須要做他是怎生做得。是因問如劇秦文。莫不當作曰。或云非是美之。乃譏之也。然王莽將來族誅之。亦未足道。又何足譏。譏之濟得甚事。或云且以免死。然已自不知明哲煌煌之義。何足以保身。作太玄本要明易。却尤晦如易。其實無益。真屋下架屋。牀上疊牀。他只是於易中得一數為之。於曆法雖有合。只是無益。○太玄中

首中陽氣潛萌於黃宮。信無不在乎中。養首一。藏心于淵。美厥靈根。測曰藏心于淵。神不外也。揚子雲之學。蓋嘗至此地位也。○問太玄之作如何。曰是亦贅矣。必欲撰玄。不如明易。邵堯夫之數似玄而不同。數只是一般。但看人如何用之。雖作十玄亦可。况一玄乎。○漢儒之中。吾必以揚子雲為賢。然於出處之際。不能無過也。其言曰。明哲煌煌。傍燭無疆。孫于不虞。以保天命。孫于不虞。則有之。傍燭無疆。則未也。光武之興。使雄不死。能免誅乎。觀於朱泚之事。可見矣。古之所謂言遜者。迫不得已。如劇秦美新之類。非得已者乎。○揚子雲云。明哲煌

煌。傍燭無疆。悔其蹈亂。無先知之明也。其曰孫于不虞。以保天命。欲以苟容為全身之道也。使彼知聖賢見幾而作。其及是乎。○世之議子雲者。多疑其投閣之事。以法言觀之。蓋未必有。又天祿閣世傳以為高百尺。宜不可投。然子雲之罪。特不在此。黽勉於莽賢之間。畏死而不敢去。是安得為大丈夫哉。○揚子謂老子言道德則有取。至如槌提仁義。絕滅禮樂。則無取。若以剖斗折衡。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為救時反本之言。為可取。却尚可恕。如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自不識道。已不成言語。却言其言道德有取。此

自是揚子不見道處。又謂學行之上也。名譽以崇之。皆揚子之失。

龜山楊氏曰。揚雄云。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其言終有病。不如孟子言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爲無病。蓋博學詳說所以趨約。至於約則其道得矣。謂之守以約。卓於多聞多見之中。將何守。見得此理分明。然後知孟子之後。其道不傳。知孟子所謂天下可運於掌。爲不安。○揚子雲作太玄。只據他立名。便不是。既定却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不知如何相錯得。八卦所以可變。而爲六十四者。只爲可相錯。故可變耳。

惟相錯。則其變出於自然也。

朱子曰。揚子雲出處非是。當時善去。亦何不可。○問揚子避礙通諸理之說。是否。曰。大槩也。似只是言語有病。問莫是避字有病否。曰。然。少間處事。不看道理。當如何。便先有箇依違閃避之心矣。○學之爲王者事。不與上文屬。只是言人君不可不學底道理。所以下文云。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以數聖人之盛德。猶且如此。問仲尼皇皇如何。曰。夫子雖無王者之位。而有王者之德。故作一處稱揚。○德隆則畧星。星隆則畧德。畧影也。猶影之隨形也。蓋德隆則星隨德而見。星隆則人事反隨。

星而應。○揚子云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于東。其遡於日乎。載者。加載之義。如老子云載營魄。左氏云從之載。正是這箇載字。諸家都亂說。只有古注解云。月未望則光始生於西面。以漸東滿。既望則光消虧於西面。以漸東盡。此兩句略通而未盡。此兩句盡在其遡於日乎一句上。蓋以日為主。月之光也。日載之。光之終也。日終之。載猶加載之載。又訓上。如今人上。光上。采色之上。蓋初二三間時。日落於酉。月是時同在彼。至初八九。日落於酉。則月已在午。至十五日相對。日落於酉。而月在卯。此未望而載魄于西。蓋月在東。而日在西。日載之光也。及日與

月相去逾遠。則光漸消而魄生。少間。月與日相蹉過。日却在東。月却在西。故光漸至東盡。則魄漸復也。當改古注云。日加魄於西面。以漸東滿。日復魄於西面。以漸東盡。其載也。日載之。其終也。日終之。皆繫於日。又說秦周之士。貴賤拘肆。皆繫于上之人。猶月之載魄。終魄皆繫於日也。故曰其遡於日乎。其載其終皆向日也。溫公云。當改載魄之魄作朧。都是曉其說不得。○雄之學似出於老子。如太玄曰。潛心于淵。美厥靈根。測曰。潛心于淵。神不昧也。乃老氏說話。問太玄分贊於三百六十六日。下不足者。乃益以躋羸。固不是。如易中卦氣如何。曰。此

出於京房亦難曉。如太玄中推之。蓋有氣而無朔矣。問伊川亦取雄太玄中語。如何。曰。不是取他。言他地位至此耳。○問太玄如何。曰。聖人說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甚簡易。今太玄說得却支離。太玄如他立八十一首。却是分陰陽中間一首。半是陰半是陽。若看了易後去看那玄。不成物事。又問揚雄也是學焦延壽推卦氣。曰。焦延壽易也。不成物事。今人說焦延壽卦氣不好。是取太玄。不知太玄却是學他。○天地間只有陰陽二者而已。便會有消長。今太玄有三箇了。如冬至是天元。到三月便是地元。七月便是人元。

夏至却在地元之中。都不成物事。○太玄甚拙。歲是方底物。他以二數乘之。皆筭不著。○太玄紀日而不紀月。無弦望晦朔。○太玄中高處只是黃老。故其言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太玄之說只是老莊。康節深取之者。以其書亦挨傍陰陽消長來說道理。

或問易與太玄數有何不同。潛室陳氏曰。易是加一倍法。太玄加三倍法。易卦六十四。太玄卦八十一。太玄模放周易。只起數不同耳。先儒謂將易變作十部。太玄亦得。但無用耳。

西山真氏曰。揚子默而好深湛之思。故其言如此。潛之一

字最宜玩味。天惟神明，故照知四方。惟精粹，故萬物作類。人心之神明精粹，本亦如此。惟不能潛，故神明者昏而精粹者雜，不能燭理而應物也。

臨川吳氏曰：揚子雲擬易以作太玄，易自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太玄則自一而三，三而九，九而二十七，二十七而八十一。易之數乃天地造化之自然，一豪知力無所與於其間也。異世而同符，惟邵子皇極經世一書而已。至若焦延壽易林、魏伯陽參同契之屬，雖流入於伎術，尚不能外乎易之為數。子雲太玄名為擬易，而實則非易矣。其

起數之法，既非天地之正，又強求合於曆之日。每首九贊，二贊當一晝夜，合八十一首之贊，凡七百二十九，僅足以當三百六十四日有半。外增一躋贊以當半日，又立一贏贊以當四分日之一。吁，亦勞且拙矣。

文中子

程子曰：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傳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揚道不到處，又有一件事半截好，半截不好。如魏徵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徵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此言極好。下半截

却云徵所問者迹也。吾告女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便亂道。○王通當時有些言語。後來被人傳會。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文中子續經甚謬。恐無此。如續書始於漢。自漢以來。制詔又何足記。續詩之備六代。如晉宋後魏北齊。後周隋之詩。又何足采。○問文中子云。圓者動。方者靜。曰。此正倒說了。靜體圓。動體方。○文中子言古之學者聚道。不知道如何聚得。

朱子曰。文中子他當時要為伊周事業。見道不行。急急地要做孔子。他要學伊周。其志甚不卑。但不能勝其好高自大欲速之心。反有所累。二帝二王却不去學。却要學

兩漢。此是他亂道處。○問文中子好處與不好處。曰。見得道理透後。從高視下一目瞭然。今要去揣摩不得。○文中子其間有見處也。即是老氏。又其間被人夾雜。今也難分別。但不合有許多事。全似孔子。孔子有荷蓍等。人。他也有許多人。便是粧點出來。其間論文史及時事。世變煞好。○文中子中說被人亂了。說治亂處與其他好處極多。但向上事只是老釋。問過法言否。曰。大過之。○文中子論時事及文史處。儘有可觀。於文取陸機史。取陳壽。曾將陸機文來看。也是平正。○房杜於河汾之學。後來多有議論。且如中說。只是王氏子孫自記。亦不

應當時開國文武大臣盡其學者。何故盡無一語言及其師。兼記其家世事。攷之傳記無一合者。○文中子看其書忒裝點。所以使人難信。如說諸名卿大臣。多是隋末所未見有者。兼是他言論大綱雜伯。凡事都要硬做。如說禮樂治體之類。都不消得從正心誠意做出。又如說安我所以安天下。存我所以厚蒼生。都是為自張本做雜。伯鑑基問續書天子之義制詔志策有四。大臣之義命訓對讚議誠諫有七。如何。曰。這般所在極膚淺中間說話大綱如此。但看世俗所稱道便喚做好。都不識。如云晁董公孫之對。據道理看。只有董仲舒為得。如公孫

已是不好。晁錯是說箇甚麼。又如自叙許多說話盡是誇張。考其年數與唐煞遠。如何。唐初諸名卿皆與說話。若果與諸名卿相處。一箇人恁地自標致。史傳中如何都不見說。○文中子議論多是中間暗了一段無分明。其間弟子問答姓名多是唐輔相。恐亦不然。蓋諸人更無一語及其師。人以為王通與長孫無忌不足。故諸人懼無忌而不敢言。亦無此理。如鄭公豈畏人者哉。七制之主亦不知其何故。以七制名之。此必因其續書中曾採七君事迹以為書。而名之曰七制。如二典體例。今無可攷。大率多是依倣而作。如以董常為顏子。則是以孔

子自居。謂諸公可為輔相之類。皆是撰成要安排七制之君為他之堯舜。考其事迹亦多不合。劉禹錫作歛池江州觀察王公墓碑。乃仲淹四代祖。碑中載祖諱多不同。及阮逸所注并載關朗等事亦多不實。王通大業中死。自不同時。如推說十七代祖亦不應遼遠如此。唐李翱已自論中說可比太公家教。則其書之出亦已久矣。伊川謂文中子有些格言被後人添入壞了。看來必是阮逸諸公增益張大。復借顯顯者以為重耳。○問文中子之學。曰。他有箇意思。以為堯舜三代也只與後世一般。也只是偶然做得著。問他續詩續書意是如此。因舉

答賈瓊數處說。曰。近日陳同父便是這般說話。他便忌程先生說帝王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智力把持天下。正緣這話說得他病處。問元經尤可疑。只緣獻公奔北。便以為天命已歸之。遂帝魏曰。今之注本是阮逸注。龔鼎臣別有一本注。後面叙他祖都與文中子所說不同。說他先已仕魏。不是後來方奔去。又問他說權義舉而皇極立。如何。曰。說權義不是。義是活物。權是稱錘。義是稱星。義所以用權。今似他說。却是以權為嫂溺援之之義。以義為授受不親之禮。問義便有隨時底意思。曰。固是。問他只緣以元經帝魏生此說。曰。便是他大本領。

處不曾理會。縱有一二言語可取。但偶然耳。其續經猶小兒豎瓦屋然。世儒既無高明廣大之見。因遂尊崇其書。○問文中子說動靜見天地之心。說得似不然。曰。他意思以方圓為形。動靜為理。然亦無意思。而今自家若見箇道理了。見他這說話。都似不曾說一般。○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又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蓋有當憂疑者。有不當憂疑者。然皆心也。文中子以為有心迹之判。故伊川非之。又曰。惟其無一己之憂疑。故能憂疑以天下。惟其憂以天下。疑以天下。故無一己之憂疑。○道之在天下。未嘗亡。

而其明晦通塞之不同。則如晝夜寒暑之相反。故二帝三王之治。詩書六藝之文。後世莫能及之。蓋非功效語言之不類。乃其本心事實之不侔也。雖然。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彼所謂道者。則固未嘗亡矣。而大學之教。所謂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者。又已具有明法。若可階而升焉。後之讀其書。攷其事者。誠能深思熟講。以探其本。謹守力行。以踐其實。至於一旦豁然。而晦者明。塞者通。則古人之不可及者。固已倏然而在我矣。夫豈患其終不及哉。苟為不然而但為模放假竊之計。則不惟精粗懸絕。終無可似之理。政使似之。然於其道。亦何足以有所發。

明此有志爲己之士所以不屑而有所不暇爲也。王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用。則於道之未嘗亡者。蓋有意焉。而於明德新民之學。亦不可謂無其志矣。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以求必得。夫至善者而止之。顧乃挾其窺覘想像之彷彿。而謂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與其所以修身所以治人。而及夫天下國家者。舉皆不越乎此。是以一見隋文而陳十二策。則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以爲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爲湯武。且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又輕其道以求售焉。及其不遇而歸。其年蓋亦未爲晚。

也。若能於此反之於身。以益求其所未至。使明德之方。新民之具。皆足以得其至善而止之。則異時得君行道。安知其卒不逮於古人。政使不幸終無所遇。至於甚不得已而筆之於書。亦必有以發經言之餘蘊。而開後學於無窮。顧乃不知出此而不勝其好名欲速之心。汲汲乎日以著書立言爲己任。則其用心爲己外矣。及其無以自託。乃復捃拾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功名事業之卑。而求其天資之偶合。與其竊取而近似者。依倣六經次第采輯。因以牽挽其人。強而躋之二帝三王之列。今其遺編雖不可見。然考之中說。而得其規模之大略。

則彼之贊易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為體用而高
文武宣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沈謝之詩是
豈有物則秉彝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勗之禮樂
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南一北
校功度德蓋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
統緒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攘臂其間奪彼予此
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蓋既不自知其學之不足以
為周孔又不知兩漢之不足以為三王而徒欲以是區
區者比而效之於形似影響之間傲然自謂足以承千
聖而詔百王矣而不知其初不足以供兒童之一戲又

適以是而自納於吳楚僭王之誅使天後世知道之君
子雖或有取於其言而終不能無恨於此是亦可悲也
已至於假卜筮象論語而強引唐初文武名臣以為弟
子是乃福郊福時之所為而非仲淹之雅意然推原本
始乃其平日好高自大之心有以啓之則亦不得為無
罪矣或曰然則仲淹之學固不得為孟子之倫矣其視
荀揚韓氏亦有可得而優劣者耶曰荀卿之學雜於申
商子雲之學本於黃老而其著書之意蓋亦姑託空文
以自見耳非如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粗有可用之實
也至於退之原道諸篇則於道之大原若有非荀揚仲

淹之所及者。然攷其平生意鄉之所在。終不免文士浮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觀古人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條理也。是以予於仲淹獨深惜之。而有所不暇於三子。是亦春秋責備賢者之遺意也。可勝歎哉。○王通也有好處。只是也無本原工夫。却要將秦漢以下文飾做箇三代。他便自要比孔子。不知如何比得。他那斤兩輕重自定。你如何文飾得。如續詩續書元經之作。盡要學箇孔子。重做一箇三代。如何做得。如續書要載漢以來詔令。他那詔令便載得。發明得甚麼義理。發明得甚麼政事。只

有高帝時三詔令稍好。然已不純。如曰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此豈所以待天下之士哉。都不足錄。三代之書。詔令。皆是根源學問。發明義理。所以粲然可為後世法。如秦漢以下詔令。濟得甚事。緣他都不曾將心子細去讀聖人之書。只是要依他箇模子。見聖人作六經。我也學他作六經。只是將前人腔子。自做言語填放他腔中。便說我這箇可以比並聖人。聖人做箇論語。我便做中說。如揚雄太玄法言亦然。不知怎生比並。○問王氏續經說。荀卿固不足以望之。若房杜輩觀其書。則固嘗往來于王氏之門。其後來相業。還亦有得於王氏之

道否。曰。房杜如何敢望文中子之萬一。其規模事業無文中子鬚鬣。其常說房杜只是箇村宰相。文中子不干事。他那制度規模誠有非後人之所及者。

韓子總論荀揚王韓附

程子曰。古之君子修德而已。德成而言。則不期於文而自文矣。退之乃因學爲文章。力求其所未至。以至於有得也。其曰軻死不得其傳。非卓然見其所傳者語不及此。○韓愈道他不知又不得。其言曰。易竒而法。詩正而葩。春秋謹嚴。左氏浮誇。其名理皆善。○韓退之頌伯夷甚好。然只說得伯夷介處。要知伯夷之心。須是聖人語曰。

不念舊惡。然。是用希。此甚說得伯夷心也。○原道之作。其言雖未盡善。然孟子之後。識道之所傳者。非誠有所見。不能斷然言之。如是其明也。其識大矣。○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纔見此人。至如斷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揚。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也。

朱子曰。韓退之却有些本領。非歐公比。原道其言雖不精。然皆實大綱。是。○問博愛之謂仁。曰。程先生之說最分明。只是不子細看。要之仁便是愛之體。愛便是仁之用。

後段云以之為人則愛而公。愛公二字却甚有義。○問原道起頭四句。恐說得差。且如博愛之謂仁。愛如何便盡得仁。曰。只爲他說得用。又遺了體。○問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曰。此是說行底。非是說道體。問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曰。此是說行道而有得於身者。非是說自然得之於天者。○問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虛位之義如何。曰。亦說得通。蓋仁義禮智是實。此道德字是通上下說。却虛。如有仁之道。義之道。仁之德。義之德。此道德只隨仁義上說是虛位。他又自說道有君子小人。德有凶有吉。謂吉人則爲吉德。凶人則爲凶德。君子行之爲君子之道。小人之爲小人之道。如道二仁與不仁。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類。若是志於道。據於德。方是好底。方是道德之正。○自古罕有人說得端的。惟退之原道庶幾近之。却說見大體。程子謂能作許大識。見尋求真箇如此。他資才甚高。○原性人多忽之。却不見他好處。如言所以爲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此語甚實。○問韓文公說人之所以爲性者五。是他實見得到。後如此說邪。爲復是偶然說得着。曰。看他文集中說多是間過日月。初不見他做工夫處。想只是才高。偶然見得如此。及至說到精微處。又却差了。○問原性三品之說是

否。曰。退之說性。只將仁義禮智來說。便是識見高處。如論三品亦是。但以某觀人之性。豈獨三品。須有百千萬品。退之所論。却少了一氣字。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此皆前所未發。如夫子言性相近。若無習相遠一句。便說不行。如人生而靜。靜固是性。只着一生字。便是帶着氣質言了。但未嘗明說着氣字。惟周子太極圖。却有氣質底意思。程子之論。又自太極圖中見出來也。○原鬼不知鬼神之本。只是在外說箇影子。○問讀墨篇言孔子尚同兼愛與墨子同。曰。未論孔墨之同異。只此大小便不相敵。不可以對待言也。以此而

論。則退之全未知孔子所以為孔子者。○問孟子謂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韓文公推尊孟氏。闢楊墨之功。以為不在禹下。而讀墨一篇。却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者。何也。曰。韓文公第一義是去學文字。第二義方去窮究道理。所以看得不親切。如云其行已不敢有愧於道。他本只是學文。其行已但不敢有愧於道爾。把這箇做第二義。似此樣處甚多。○問觀昌黎與孟簡書。其從大顛。是當時已有議論。而與之分解。不審有崇信之意否。曰。真箇是有崇信底意。他是貶從那潮州去。無聊後被他說轉了。黃義剛曰。韓公雖有心學問。

但於利祿之念甚重。曰他也是不會去做工夫。他於外面皮殼子上都見得安排位次是恁地。如原道中所謂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爲宮室爲城郭等皆說得好。只是不會向裏面省察。不曾就身上細密做工夫。只從麓處去。不見得原頭來處。如一港水。他只見得是水。却不見那源頭來處。是如何把那道別做一件事道。是可以行於世。我今只是恁地去行。故立朝議論風采。亦有可觀。却不是從裏面流出。平日只以做文吟詩飲酒博戲爲事。及貶潮州。寂寥無人共吟詩。無人共飲酒。又無人共博戲。見一箇僧說道。理便爲之動。如云所示。

廣大深迥。非造次可喻。不知大顛與他說箇什麼得恁地傾心信向。韓公所說底大顛未必曉得。大顛所說底韓公亦見不破。但是他說得恁地好。後便被他動了。陳安卿曰。博愛之謂仁。等說亦可見其無原頭處。曰。以博愛爲仁。則未有博愛之前。不成是無仁。黃義剛曰。他說明明德。却不及致知格物。緣其不格物。所以恁地。曰。他也不曉那明明德。若能明明德。便是識原頭來處了。又曰。孟子後。荀揚濂。不濟得事。只有箇王通韓愈好。又不全。安卿曰。他也只是見不得十分。不能止於至善也。曰。也是。○問韓子稱孟子醇乎醇。荀與揚大醇而小疵。程

子謂韓子稱孟子甚善。竊謂韓子既以失大本不識性者爲大醇。則其稱孟氏醇乎醇亦只是說得到。未必真見得到。曰韓子說荀揚大醇是泛說。與田駢慎到申不害韓非之徒觀之。則荀揚爲大醇。韓子只說那一邊。湊不着這一邊。若是會說底。說那一邊亦自湊着這一邊。程子說荀子極偏駁。揚子雖少過。此等語皆是就分金秤上說下來。今若不曾看荀子揚子。則所謂偏駁雖少過等處亦見不得。○問昌黎學者莫是李翱最識道理否。曰也只是從佛中來。問渠有去佛齋文。闢佛甚堅。曰只是麓迹。至說道理却類佛。又問退之見得不甚分明。

曰他於大節目處又却不錯。亦未易議。問莫是說傳道。是否。曰亦不止此。他氣象大抵大。又歐陽只說韓李不曾說韓柳。○韓退之著書立言。能排佛老。不遺餘力。然讀其謝潮州表。答孟簡書。及張籍侑奠之詞。則其所以處於禍福死生之際。有愧於異學之流者多矣。其不能以有以深服其心也宜哉。○韓退之歐陽永叔所謂扶持正道不雜釋老者也。然到得緊要處。更處置不行。更說不去。便說得來也。拙不分曉。緣他不曾去窮理。只是學作文。所以如此。○韓退之及歐蘇諸公議論。不過是主於文詞。少間却是邊頭帶說得些道理。其本意終自可

見

北溪陳氏曰韓公學無原頭處如原道一篇鋪叙許多節目亦可謂見得道之大用流行於天下底分曉但不知其體本具於吾身故於反身內省處殊無細密工夫只是與張籍輩吟詩飲酒度日其中自無所執守致得後來潮陽之貶寂寞無聊中遂不覺爲大顛說道理動了故俛首與之從遊而忘其平昔排佛老之說

西山真氏曰唐史韓愈本傳云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奧衍閎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又曰自晉迄隋老佛顯行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爲恠神愈

獨喟然引聖爭四代之惑雖蒙訕笑踰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于時昔孟軻拒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載餘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况雄爲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史氏之稱愈者如此而程朱二先生議論乃或是非相半蓋史氏存乎獎善而二先生講學明道則雖毫釐必致其察此所以不同歟又曰昔者聖人言道必及器言器必及道盡性至命而非虛也灑掃應對而非末也自清靜寂滅之教行乃始以日用爲糝糠天倫爲疣贅韓子憂之於是原道諸篇相繼而作其語道德也

必本於仁義而其分不離父子君臣之間其法不過禮樂刑政之際飲食裘葛即正理所存斗斛權衡亦至教所寓道之大用粲然復明者韓子之功也

程子曰荀揚性已不識更說甚道

荀下總論
揚王韓

○荀卿才高

學陋以禮為偽以性為惡不見聖賢雖曰尊子弓然而時相去甚遠聖人之道至卿不傳揚子雲仕莽謂之旁燭無疆可乎隱可也仕不可也○荀卿才高其過多揚雄才短其過少韓子稱其大醇非也若二子可謂大駭矣然韓子責人甚恕○揚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曼衍而不斷優柔而不決其論性則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

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荀子悖聖人者也故列孟子於十二子而謂人之性惡

朱子曰荀子儘有好處勝似揚子然亦難看○諸子百家書亦有說得好處如荀子曰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此二句說得好問荀子資質也是箇剛明底人曰只是麓他那物事皆未成箇模樣便將來說問揚子工夫比之荀子恐却細膩曰揚子說到深處止是走入老莊窠窟裏去如清靜寂寞之說皆是也又如玄中所說靈根之說之類亦只是老壯意思止是說那養生底工夫爾○問東坡言三子言性孟子已道性善荀

子不得不言性惡。固不是。然人之一性無自而見。荀子乃言其惡。他莫只是要人修身。故立此說。曰。不須理會荀卿。且理會孟子性善。渠分明不識道理。如天下之物有黑有白。此是黑。彼是白。又何須辯。荀揚不惟說性不是。從頭到底皆不識。當時未有明道之士。被他說用於世千餘年。韓退之謂荀揚大醇而小疵。伊川曰。韓子責人甚怒。自今觀之。他不是責人怒。乃是看人不破。今且於自己上作工夫。立得本。本立則條理分明。不待辯。○問揚子與韓文公優劣如何。曰。各自有長處。韓文公見得大意已分明。但不曾去子細理會。如原道之類。不易

得也。揚子雲為人深沉。會去思索。如陰陽消長之妙。他直是去推求。然而如太玄之類。亦是拙底工夫。道理不是如此。蓋天地間只有箇竒耦。竒是陽。耦是陰。春是少陽。夏是太陽。秋是少陰。冬是太陰。自二而四。自四而八。只恁推去。都走不得。而揚子却添兩作三。謂之天地人。事事要分作三截。又且有氣而無朔。有日星而無月。恐不是道理。亦如孟子既說性善。荀子既說性惡。他無可得說。只得說箇善惡混。若有箇三底道理。聖人想自說了。不待後人說矣。看他裏面推得辛苦。却就上面說些道理。亦不透徹。看來其學似本於老氏。如惟清惟靜惟

淵惟默之語。皆是老子意思。韓文公於仁義道德上看
得分明。其綱領已正。却無他這箇。近於老子底說話。又
問文中子如何。曰。文中子之書。恐多是後來人添入。真
僞難見。然好處甚多。但一一似聖人。恐不應恰限有許
多事相湊得好。如見甚荷蓀隱者之類。不知如何得恰
限有這人。若道他都是粧點來。又恐粧點不得許多。然
就其中惟是論世變。因革處說得極好。又問程子謂揚
子之學實。韓子之學華。是如何。曰。只緣韓子做間雜言
語多。故謂之華。若揚子雖亦有之。不如韓子之多。○揚
子雲韓退之。二人也。難說優劣。但子雲所見處多得之。

老氏在漢末年難得一人似他。亦如荀子言語亦多病。但
就彼時亦難得一人如此。子雲所見多老氏者。往往蜀
人有嚴君平源流。問溫公最喜太玄。曰。溫公全無見處。
若作太玄。何似作曆。老泉嘗非太玄之數。亦說得是。又
問與康節如何。曰。子雲何敢望康節。康節見得高。又超
然自得。退之却見得大綱。有七八分見識。如原道中說
得仁義道德煞好。但是他不去踐履玩味。故見得不精
微細密。伊川謂其學華者。只謂愛作文章。如作詩說許
多間言語。皆是華也。看得來退之勝似子雲。○問程子
言近世豪傑揚子雲。豈得如愈如何。曰。只以言性論之。

則楊子善惡混之說。所見僅足以比告子。若退之見得
到處却甚峻絕。性分三品。正是說氣質之性。至程門說
破氣字。方有去著。此退之所以不易及也。○嘗令學者
論董仲舒。揚子雲。王仲淹。韓退之。四子優劣。曰。董仲舒
自是好人。揚子雲不足道。這兩人不須說。只有文中子。
韓退之。這兩人疑似學者。多主退之。曰。看文中子根脚。
淺然。却是以天下為心。分明是要見諸事業。天下事他
都一齊入思慮來。雖是卑淺。然却是循規蹈矩。要做事
業底人。其心却公。如韓退之。雖是見得箇道之大用。是
如此。然却無實用功處。他當初本只是要討官職做。始

終只是這心。他只是要做得言語似六經。便以為傳道。
至其每日工夫。只是做詩博奕。酣飲取樂而已。觀其詩
便可見都襯貼那原道不起。至其做官臨政。也不是要
為國做事也。無甚可稱。其實只是要討官職而已。○問
荀揚王韓四子。曰。凡人著書。須自有箇規模。自有箇作
用處。或流於申韓。或歸於黃老。或有體而無用。或有用
而無體。不可一律觀。且如王通。這人於世務變故。人情
物態。施為作用處。極見得分曉。只是於這作用曉得處。
却有病。韓退之。則於大體處見得。而於作用施為處。却
不曉。如原道一篇。自孟子後。無人似他見得。郊焉而天

神格廟焉而人鬼享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說得極無疵只是空見得箇本原如此下面工夫都空踈更無物事撐柱襯簞所以於用處不甚可人意如論文章云自屈原荀卿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却把孟軻與數子同論可見無見識荀卿則全是申韓觀成相一篇可見他見當時庸君暗主戰鬪不息憤悶惻怛深欲提耳而誨之故作此篇然其要卒歸於明法制執賞罰而已他那做處粗如何望得王通揚雄則全是黃老某嘗說揚雄最無用真是一腐儒他到急處只是投黃老如反離

騷并老子道德之言可見這人更無足說自身命也柰何不下如何理會得別事如法言一卷議論不明快不予決如其爲人荀揚二人自不可與王韓同日語問王通病處如何曰這人於作用處曉得急欲見之於用故便要做周公底事業便去上書要興太平及知時勢之不可爲做周公事業不得則急退而續詩續書元經又要做孔子底事業殊不知孔子之時接乎三代有許多典謨訓誥之文有許多禮樂法度名物度數數聖人之典章皆在於是取而續述方做得這箇家具成王通之時有甚麼典謨訓誥有甚麼禮樂法度乃欲取漢魏以

下者爲之。書則欲以七制命議之屬爲續書。詩則欲取曹劉沈謝者爲續詩。續得這般詩書發明得箇甚麼道理。自漢以來詔令之稍可觀者不過數箇。如高帝求賢詔雖好。已自不純。文帝勸農武帝薦賢制策輪臺之悔。只有此數詔略好。此外盡無。那一篇比得典謨訓誥。便求一篇如君牙罔命秦誓也無。曹劉沈謝之詩又那得一篇如鹿鳴四牡大明文王關雎鵲巢亦有學爲四句古詩者。但多稱頌之詞。言皆過實。不足取信。樂如何有雲英咸韶濩武之樂。禮又如何有伯夷周公制作之禮。他只是急要做箇孔子。又無佐證。故裝點幾箇人來做。

堯舜湯武皆經我刪述。便顯得我是聖人。如中說一書都是要學孔子。論語說泰伯三以天下讓。他便說陳思王善讓。論語說殷有三仁。他便說荀氏有二仁。又捉幾箇公卿大夫來相答問。便比當時門人弟子。正如梅聖俞說歐陽永叔。他自要做韓退之。却將我來比孟郊。王通便是如此。便胡亂捉別人來爲聖爲賢。殊不知秦漢以下君臣人物斤兩已定。你如何能加重。中說一書固是後人假託。非王通自著。然畢竟是王通平生好自夸大。續詩續書紛紛述作。所以起後人假託之過。後世子孫見他學周公孔子學不成。都冷淡了。故又取一時公

卿大夫之顯者。續緝附會以成之。畢竟是王通有這樣意思在。雖非他之過。亦他有以啓之也。如世人說坑焚之禍起於荀卿。荀卿著書立言。何嘗教人焚書坑儒。只是觀他無所顧藉。敢爲異論。則其末流便有坑焚之理。然王通比荀揚又復別。王通極開爽。說得廣闊。緣他於事上講究得精。故於世變興亡。人情物態。更革沿襲。施爲作用。先後次第。都曉得識得箇仁義禮樂都有用處。若用於世。必有可觀。只可惜不曾向上透一著。於大體處有所欠闕。所以如此。若更曉得高處一著。那裏得來。只細看他書。便見他極有好處。非特荀揚道不到。雖韓

退之也道不到。然王通所以如此者。其病亦只在於不曾子細讀書。若是子細讀書。知聖人所說義理之無窮。自然無工夫閑做。他死時只三十餘歲。他却火急要做許多事。問若少假之年。必有可觀。曰不然。他氣象局促。只如此了。他做許多書時。方只二十餘歲。孔子七十歲。方繫易作春秋。而王通未三十。皆做了聖人許多事業。氣象去不得了。又曰。中說一書。如子弟記他言行也。煞有好處。雖云其書是後人假託。不會假得許多。須真有箇人坯。摸如此。方裝點得成。假使懸空白撰得一人如此。則能撰之人。亦自大有見識。非凡人矣。

歐陽子

蘇氏軾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敗。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配孟氏。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故天下翕然師尊之。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氏一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諫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

蘇氏轍曰。公權知貢舉。是時進士為文。以詭異相高。號太學體。文體大壞。公患之。所取率以詞義近古為貴。比之險恠知名者。黜去殆盡。榜出。然議紛然。久之乃服。然文章自是變而復古。

龜山楊氏曰。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欲格君心之非。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孟子

遇人便道性善。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永叔論別是非利害。文字上儘去得。但於性分之內。全無見處。更說不行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只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問歐公如何。朱子曰。淺久之文。曰。大槩皆以文人自立。平時讀書。只把做考究。古今治亂興衰底事。要做文章。都不曾向身上做工夫。平日只是以吟詩飲酒戲謔度日。○歐公文字大綱好處多。晚年筆力亦衰。○言行錄曰。公於古文得之自然。非學所至。超然獨騫。衆莫能及。譬

夫天地之妙造化萬物。動者植者。無細與大。不見痕迹。自極其工。

蘇子 王安石附

朱子曰。嘗聞之師云。二蘇聰明過人。所說語。孟儘有好處。蓋天地間道理。不過如此。有時便見得到。皆聰明之發也。但見到處。却有病。若欲窮理。不可不論也。○蘇氏之學。以雄深敏妙之文。煽其傾危變幻之習。以故被其毒者。淪肌浹髓。而不自知。今日正當拔本塞源。以一學者之聽。庶乎其可以障狂瀾而東之。若方且懲之而又遽有取其所長之意。竊恐學者未知所擇。一取一舍之間。

又將與之俱化而無以自還。○或謂蘇學以爲世人讀之。止取文章之妙。初不於此求道。則其失自可置之。夫學者之求道。固不於蘇氏之文矣。然既取其文。則文之所述。有邪有正。有是有非。是亦皆有道焉。固求道者之所不可不講也。講去其非。以存其是。則道固於此乎在矣。而何不可之有。若曰。惟其文之取。而不復議其理之是非。則是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爲道。且文而無理。又安足以爲文乎。蓋道無適而不存者也。故即文以講道。則文與道兩得而一。以貫之。否則亦將兩失之矣。中無主。外無擇。其不爲浮誇險詖所入而亂。

其知思也者。幾希。况彼之所以自任者。不但曰文章而已。旣亡以考其得失。則其肆然而談道德於天下。夫亦孰能禦之。○答汪尚書書曰。蘇學邪正之辨。終未能無疑於心。蓋嘉前日所陳。乃論其學。儒不至而流於詖。淫邪遁之域。竊味來教。乃病其學。佛未精而濫於智。慮言語之間。此所以多言而愈不合也。夫其始之闢禪學也。豈能明天人之蘊。推性命之原。以破其荒誕浮虛之說。而反之正哉。如大悲閣中和院記之屬。直掠彼之粗。以角其精。據彼之外。以攻其內。是乃率子弟以攻父母信。枝葉而疑本根。亦安得不爲之詘哉。近世攻釋氏者如。

韓歐孫石之正龜山猶以為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况如蘇氏以邪攻邪是東溫灌膏而往赴之也直以身為燼而後已耳來教又以為蘇氏乃習氣之弊雖不知道而無邪心非若王氏之穿鑿附會以濟其私邪之學也熹竊謂學以知道為本知道則學純而心正見於行事發於言語亦無往而不得其正焉如王氏者其始學也蓋欲陵跨揚韓掩迹顏孟初亦豈遽有邪心哉特以不能知道故其學不純而設心造事遂流入於邪又自以為是而大為穿鑿附會以文之此其所以重得罪於聖人之門也蘇氏之學雖與王氏若有不同者然其不知

道而自以為是則均焉學不知道其心固無所取則以為正又自以為是而肆言之其不為王氏者特天下未被其禍而已其穿鑿附會之巧如來教所稱論成佛說老子之屬蓋非王氏所及而其心之不正至乃謂湯武篡弒而盛稱荀彧以為聖人之徒凡若此類皆逞其私邪無復忌憚不在王氏之下借曰不然而原情以差其罪則亦不過稍從末減之科而已豈可以是為當然而莫之禁乎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此刑法之本意也若天理不明無所準則而屑屑焉惟原情之為務則無乃徇情廢法而縱惡以啓姦乎楊朱學為義者也而

偏於爲我。墨翟學爲仁者也。而流於兼愛。本其設心。豈有邪哉。皆以善而爲之耳。特於本原之際。微有毫釐之差。是以孟子推言其禍。以爲無父無君。而陷於禽獸。辭而闕之不少假借。孟子亦豈不原其情。而過爲是刻核之論哉。誠以其賊天理。害人心。於幾微之間。使人陷溺而不自知。非若刑名狙詐之術。其禍淺切而易見也。是以菑本塞源。不得不如是之力。書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孟子之心亦若是而已爾。以此論之。今日之事。王氏僅足爲申韓儀衍。而蘇氏學不正而言成理。又非揚墨之比。愚恐孟子復生。則其取

舍先後。必將有在矣。○答程允夫書曰。來書謂熹之言。乃論蘇氏之粗者。不知如何而論。乃得蘇氏之精者。此在吾弟。必更有說。然熹則以爲道一而已。正則表裏皆正。譎則表裏皆譎。豈可以析精粗爲二致。此正不知道之過也。又謂洗垢索瘢。則孟子以下皆有可論。此非獨不見蘇氏之失。又并孟子而不知也。夫蘇氏之失著矣。知道愈明。見之愈切。雖欲爲之覆藏。而不可得。何待洗垢而索之耶。若孟子則如青天白日。無垢可洗。無瘢可索。今欲掩蘇氏之疵。而援以爲比。豈不適所以彰之耶。黃門比之乃兄。似稍簡靜。然謂簡靜爲有道。則與子張

之指清忠爲仁何以異第深考孔子所答之意則知簡
靜之與有道蓋有間矣况蘇公雖名簡靜而實陰險元
祐末年規取相位力引小人楊畏使傾范忠宣公而以
已代之既不效矣則誦其彈文於坐以動范公此豈有
道君子所爲哉此非熹之言前輩固已筆之於書矣吾
第乃謂其躬行不後二程何其考之不詳而言之之易
也二程之學始焉未得其要是以出入於佛老及其反
求而得諸六經也則豈固以佛老爲是哉如蘇氏之學
則方其年少氣豪固嘗安觚禪學及其中歲流落不耦
鬱鬱失志然後匍匐而歸焉始終迷惑進退無據以比

程氏止傷子先病後瘳先瘳後病之說吾第比而同之
是又欲洗垢而索孟子之瘳也又謂程氏於佛老之言
皆陽抑而陰用之夫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程氏之學
以誠爲宗本乃陰竊異端之說而公排之以蓋其跡不
亦盜憎主人之意乎必若是言則所謂誠者安在而吾
第之所以裁抑之意果何謂也夫天子以令諸侯乃權
臣跋扈借資以取重於天下豈真尊主者哉若儒者論
道而以是爲心則亦非真尊六經者此其心跡之間反
覆畔援去道已不啻百千萬里之遠方且自爲邪說詖
行之不暇又何暇攻百氏而望其服於己也凡此皆蘇

氏心術之蔽。故其吐辭立論出於此者十而八九。吾第
讀之愛其文辭之工而不察其義理之悖。日往月來遂
與之化。如入鮑魚之肆久則不聞其臭矣。而此道之傳
無聲色臭味之可娛。非若侈麗閎衍之辭縱橫捭闔之
辨。有以眩世俗之耳目而蠱其心。自非真能洗心滌慮
以入其中。真積力久。卓然自見道體之不二。不容復有
毫髮邪妄雜於其間。則豈肯遽然舍其平生之所尊敬
向慕者而信此一夫之口哉。故伊川爲明道墓表曰。學
者於道知所向然後見斯人之爲功。知所至然後見斯
名之稱情。蓋爲此也。然世衰道微。邪僞交熾。士溺於見

聞之陋。各自是其所是。若非痛加剖析。使邪正真僞判
然有歸。則學者將何所適從。以知所向。况欲望其至之
乎。又曰。蘇氏文辭偉麗。近世無匹。若欲作文。自不妨模
範。但其辭意矜豪譎詭。亦有非知道君子所欲聞。是以
平時每讀之。雖未嘗不喜。然旣喜未嘗不厭。徃徃不能
終帙而罷。非故欲絕之也。理勢自然。蓋不可曉。然則彼
醉於其說者。欲入吾道之門。豈不猶吾之讀彼書也哉。
亦無恠其一胡一越而終不合矣。又曰。東坡善議論。有
氣節。○蘇子由云。學聖人不如學道。他認道與聖人做
兩箇物事。不知道便是無軀殼底聖人。聖人便是有軀

穀底道學道便是學聖人。學聖人便是學道。如何將做
兩箇物事者。○或謂蘇程之學。二家當時自相排斥。蘇
氏以程氏為姦。程氏以蘇氏為縱橫。以某觀之。只有荆
公脩仁宗實錄。言老蘇之書。大抵皆縱橫者。流程子未
嘗言也。如遺書賢良一段。繼之以得志不得志之說。却
恐是說他。坡公在黃州猖狂放恣。不得志之說。恐指此
而言。楊道夫問坡公。苦與伊洛相排。不知何故。曰。他好
放肆。見端人正士。以禮自將。却恐他來檢點。故恁詆訾。
道夫曰。坡公氣節有餘。然過處亦自此來。曰。固是。又云。
老蘇辨姦。初間只是私意。如此後來。荆公做不著。遂中

他說。然荆公氣習。自是一箇要遺形骸。離世俗底模樣。
喫物不知飢飽。嘗記一書載公於飲食。絕無所嗜。唯近
者必盡。左右疑其為好也。明日易以他物。而置此品於
遠。則不食矣。往往於食未嘗知味也。至如食釣餌。當時
以為詐。其實自不知了。近世呂伯恭亦然。面垢身汗。似
所不卹。飲食亦不知多寡。要之即此。便是放心辨姦。以
此等為姦。恐不然也。老蘇之出。當時甚敬崇之。惟荆公
不以為然。故其父子皆切齒之。然老蘇詩云。老態盡從
愁裏過。壯心偏旁醉中來。如此無所守。豈不為他荆公
所笑。如上韓公書求官職。如此所為。又豈不為他荆公

所薄。至如坡公著述。當時使得盡行所學。則事亦未可知。從其遊者。皆一時輕薄輩。無少行檢。就中如秦少游。則其最也。諸公見他說得去。更不契勘。當時若使盡聚朝廷之上。則天下何由得平。更是坡公首為無稽。將從者從而和之。豈不害事。但其用之不久。故他許多敗壞之事。未出。兼是後來羣小用事。文費力似他。故覺得他箇好。○又曰。蘇黃門謂之近世名卿。則可以顏子方之。某不得不論也。大抵學者。貴於知道。蘇公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謂之知道可乎。古史中論黃帝堯舜禹益子路管仲曾子子思孟子老聃之屬。皆不中

理。未易槩舉。但其辯足以文之。世之學者窮理不深。因為所取耳。某數年前亦嘗感焉。近歲始覺其繆。○問荆公與坡公之學。曰。二公之學皆不正。但東坡之德行那裏得似荆公。東坡初年若得用。未必其患不甚於荆公。但東坡後來見得荆公狼狽。所以都自改了。初年論甚生財。後來見青苗之法。行得狼狽。便不言生財。初年論甚用兵。如曰用臣之言。雖北取契丹可也。後來見荆公用兵。用得狼狽。更不復言兵。他分明有兩截底議論。

性理大全書卷五十八

性理大全書卷五十八

性理大全書卷五十八

三十一

